



記日婦

873577
0444

少婦日記

(英) 諾克斯 Knox, C. H. (著)
章鉄民譯



民國十八年二月付排
民國十八年五月初版

從一——四〇〇〇冊

譯者 鐵民

發行者 北新書局

版權
所有

少婦日記 實價七角

發行者 北新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北平楊梅竹斜街

譯者序

這日記的原名是『The Diary of a Young Lady of Fashion in the Year 1764—1765』，直譯是『一個時髦的少婦從一七六四年到一七六五年的日記。』我嫌這名字太長，就簡作「少婦日記」。

自從一九二五年英國新文壇鉅子 Alexander Blackor Kerr 取了這家藏的祕本來出版之後，立刻引起英美的讀者們狂熱的歡迎，我想也不免有板着面孔詆毀的。這日記的原作者——娜克絲女士——生長在愛爾蘭一個講禮教的勢力而豪富的家庭裏，她的父親的頭腦和地位都相當於現在中國所謂土豪，他不管女兒有什麼自由意志，只想把女兒當作聯絡兩個富貴家庭的工具。她寫這日記時，已經十九歲，依中國習慣

的算法，已是二十一歲；她對於兩性間的自然的關係已經很明白，不像十二三歲的「少女」那麼糊塗；但她不明白一個富小姐爲什麼不應該和一個窮小子結婚。她對於道德宗教以及精神方面許多偶像，也都不很崇拜，這不是她意識地排斥那些偶像，却是那些偶像無法抓住她那活潑潑的心。她愛着一位窮少年——安君，但她的「愛」，借用廚川白村的口調，髣髴是「從肉向靈」的愛。她所念念不忘的，只是安君那烏溜溜的媚人的眼睛和矯健的長腿子。也許她所受的教育和中國的新淑女們所受的根本不同，她竟不知道提出性情，學問，地位，道德等等來做施愛的標準！但她的父親却和中國一般的父親很相似，他確已煞費苦心，請牧師講道哪，請醫生用藥哪，直接和間接的威迫和勸導哪，以至於爲了要變更女兒的性情特地領着她去經歷倫敦和歐洲大陸的交際社會；可說是用盡方法了，但終於喚不轉她的猖狂。

這日記不僅是顯示着娜克絲女士的個性和反抗的精神，同時顯示着她的卓絕的文藝的天才；她一面繪出當時英吉利和大陸諸國的資產者和紳士們的真面目，一面繪出自己的生活，自己的聲音笑貌，和自己的活躍着的心。

我應該向娜克絲女士道歉的，我竟冒昧地用我這拙劣的文筆來譯她的富有風趣的日記！我在一年之前就開始譯這日記了。但這一年中儘忙着從手到口的工作，譯了一部分便擱下，直到現在——這冷得人抖索索的現在——纔抽出一個月的工夫把牠譯完。我當着這恢復舊禮教的最高潮中，却來漫譯這種缺乏衛道精神的書，未免有點不識時務吧。然而爲了個人的興趣，爲了油水問題就只得斷送這不老不嫩的頭皮。

我還該竭誠地感謝吾友吳建邦君邵雪奴君對於法文的幫助，黨家

斌君程仰之君對於英文的幫助，和葛有華君汪乃剛君的熱心鼓勵。至於書中的錯誤和喪失風趣的地方，自然是譯者個人負責。倘蒙讀者虛心的賜教，固然是感激之至；即使盛氣的指責，也是歡迎的，因為至少可以使我知道拙譯的謬誤，並且知道有高明的讀者。

鐵民 一九二九年二月二日。

原序

這日記的作者克倫·伊利沙白·娜克絲女士 (Miss Claona Elizabeth Knox) 是我母親的一個祖先，一七四四年五月十二日生於愛爾蘭丹恩州之柯尼鐵。

她的日記是一手秀麗的斜體字寫在四本皮裝的冊子裏面；她的嫡裔最初獻給我看時，是一九〇四年的夏季。我讀了覺得很有意味，可是直到今年我纔決定拿來出版，獻給大多數的讀者。

娜克絲女士的父親——愛華德·娜克絲——是丹恩州一個豪富的地主。他在一七三六年和一個有遺產的女子——雪林納·亞倫——結婚。這太太於一七四九年去世。他們的兒子也叫愛華德·娜克絲，

（生於一七四〇年）在他妹妹的日記裏叫做萊德。

大衛·安凱士特君，也在娜克絲女士的日記中佔着重要的位置。當她寫日記的時候，他是一個不滿三十歲的青年。他和他的寡母，還有一羣年幼的弟妹，同住在丹恩州的安凱士特堡，是娜克絲家的近隣。

安凱士特這一家，和當時大多數的愛爾蘭家庭一樣，貧窮而且鄙野，這就容易了解娜克絲先生——愛爾蘭北部最大的財主——爲什麼不肯允許他的女兒——富有遺產的小姐——和她的漂亮而貧困的情人的戀愛了。

娜克絲女士的日記是一七六四年三月開始寫的，那時她和安凱士特君的愛情正遇着危急的時機，但她能够斷斷續續地寫，寫了一年；這一年中，她遊了英格蘭，又接着遊歐洲大陸。

我刪去一些不能引起一般讀者的興趣的文字，大部分是關於購買物品和日常消費的。

娜克絲女士不是一個文藝家，她的文法和拼法都不十分高明，正如十八世紀的許多太太們一樣。但她有極高的表現和描寫的天才，所以她的日記使人百讀不厭，並且能够栩栩然地繪出她所接觸的繁華社會的圖畫。

不幸柯尼鎮遭了一八〇八年的大火災，她的繪像或小照都不存在了。相沿下來是這麼說，她是一個極端嫵媚的女子。

謝謝娜克絲大佐和太太，謝謝亞德利·白來客·娜克絲牧師，承他們的厚意，許我獲得家藏的祕本。

亞力山大白雷客·客爾 (Alexander Blacker Kerr) 序。

原印者啓事

我們不得不聲明一下，這日記裏真實的人名和地名，因為有所妨礙，被我們換去一部分了。

三月三日

今天早晨，我父親對我很不快活。昨夜，安凱士特君——他要算是世界上的一個最魯莽的少年了——當他騎着馬沿着河邊回家，想來對我說一聲「晚安」的時候，突然地被人捉住。他先是爬牆，那時後門已經上了栓，他竟敢攀着我窗下的常春藤，僅僅爬上一半的時候，這可憐的魯莽的少年就摔下去了。（倘若他不曾摔下去，那就只有上帝知道我們會發生什麼事，因為我的心已經被這漂亮的可憐蟲緊緊地捉住了。）倒楣，真是命該如此，那時爸爸和萊德正在書房裏談天，忽然向外一望，看見他四脚朝天的躺在地上！

以後的光景，毋須細寫了。我的父親似乎料定我已經做了違反綱常和不道德的事，其實，我什麼也不知道，我完全在酣睡中，也不曾聽見那種惡咒。（但我敢說，這種惡咒已經飛繞在我的周圍。）我的父親今早對我說了許多極不客氣的話，我放聲大哭了半點多鐘。

總而言之，可憐的安君是一個光棍，一個浪子，一個破落戶，並且禁止我不再和他見面，和他說話，甚至於永遠不許我再思念他。好的，我們將來再看吧。

我想不出這件事會怎樣了結。只有請上帝保佑，使我家暴戾的男子們不要和我那不幸的情人決鬥。倘若決鬥起來，那我就在這地方永遠被人們誹謗下去了。

男子們都是些可憎的蠢漢，他們忿怒的時候，是無所不爲的。

三月四日

守在我的房裏，要避去那些酸溜溜的眼光，倘若我冒險走下樓去，牠們就會盯到我的身上來。我的父親像死一般的冷酷，半句話也不肯對我說。萊德像煞有介事地板起僞君子的架子。總之，一切都要使我覺得自己是沒有體面的了。倘若有一個倔強的傻小子對我太親熱些兒，我不知道爲什麼就該受人指謫。我試穿上我的花邊的新綢衫，覺得很合式，可憐的安君，我怕他永遠看不見穿這綢衫的我了！

三月五日

窗外落雨了，房內陰沉沉地。我懊惱一切的一切，這天氣，我的父親，萊德，和安君的魯莽；而且這綢衫的肘上裂開了，尤其使我懊惱。我父親和萊德到小島上去獵海豹。我希望萊德能夠心平氣和地歸

來。

三月六日。

這早晨，白采現出狡猾的面孔，交給我一封安君的來信，他對我發誓保守着天長地久的情愛，並且刻毒地咀咒我那狠心的父親和萊德。

看來，他那套深紅色絲絨的衣裳是完全弄壞了，他摔倒在濕地上，混身都是泥土。他為什麼要穿着最漂亮的衣裳騎馬，那只有他自己能夠說得明白吧。難道他以爲我是這般愚蠢，定要到那一夜的那個時間纔傾心於他嗎？

總之，他只有拿着我這可憐的姿色去償足他的損失；而且發誓，什麼都不想，只有我的一吻可以使他甘心！

當我正在讀信的時候，父親進來了，使我十分慌張。我就把信拋在火爐裏，但他用懷疑的眼光對我瞪了一瞪。

三月八日

父親昨天告訴我，要我明天到巴力維特去，和我的堂嫂查羅蒂同住。我看得很明白，不爲別的事，只不過使我和安君離開罷了。我說將要下雨，又說路兒難走，都無效。老實說，我在堂嫂查羅蒂家裏一日也耽擱不下，何況一個禮拜呢。我的父親，和別個男子一樣，總是固執着他的意見。我看萊德參預了這件事。我該打他的耳光吧！

三月九日

同白采坐馬車到巴力維特去，我戴着新的風帽（很精緻），又帶

了兩隻獵狗去送給堂哥羅爾。給了父親一個侷促的擁抱，像一個講禮的女兒告別時慣做的禮節。

我很詫異，我們爲什麼要繞道波台佛雷，這是一條較遠的路。我想這又是我父親的一個詭計。他怕我經過安凱士特堡時，會看見安君。

當我們穿過街道時，我看見那些狡猾的微笑和擠眉弄眼，使我心裏很煩惱。我敢說，白采定然將我的醜事傳遍這鄉鎮了。怪得很，一點醜事在愛爾蘭就會宣揚得這麼快。我不知道人們怎樣能夠在這種多嘴的地方打算着找得一個愛人，但我相信有時也竟會找到的！

天氣很晴朗，野景很鮮麗。白采和我暢談關於安凱士特君的事。她的意見，以爲我父親決不允許我和那種家庭裏的人結婚。父親以爲他們是一種貧窮而且浮蕩的人家，但在我看來，這是毫不相干的，我